

經部

周易集說卷十一

宋 俞琰 撰

象辭一

象者伏羲所畫八卦天地水火雷風山澤之象其辭則孔子為之也彖辭爻辭亦皆有象乃獨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之類為象辭何也曰彖辭爻辭固皆有象然又有占辭又有象占相渾之辭

彖辭則止乎彖而已並無吉凶悔吝之占辭故特謂之象辭其象則乾坤為天地艮兌為山澤震為雷更不別取他物巽坎離則不然巽為風遇天遇雷在上在下皆為風在地澤水火之上亦為風遇山則在下為風在上為木在地澤水火之中亦為木坎為水遇地風火澤之上下皆為水在山上亦為水在山下則為泉在天下亦為水在天上則為雲遇雷而在上亦為雲在下則為雨離為火純離

之象不言火而言明遇地亦皆言明遇天山水澤風木則皆為火遇雷則為電凡此取象皆以人所共見者言之也其辭則與彖爻之辭不同彖辭爻辭有善有惡或善惡相半象辭則無有不善也且如剥如明夷皆凶卦也而剥曰上以厚下安宅明夷曰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必於凶中取吉以為之辭卦雖凶君子於此觀象玩辭而善用之則亦轉凶而為吉葢不待乎占也是以每象皆著一以

字以者用也用而見之於事也稱上稱大人者皆一剥與離是也稱先王者七比豫觀噬嗑復无妄渙是也稱后者三泰復姤是也稱君子則五十三易蓋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也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天行健謂天之運轉無停也按説卦乾爲天乾不特爲天也又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今曰天行健

舉其大者言之也紫陽朱子曰凡言重卦皆取重義此獨不然者天一而已但言天行則見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復之象非至健不能也又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體愚謂天如雞卵地在天中如雞卵中黄二十八宿繞而轉則地之東南西北四圍上下皆虚空虚空即天也天虚空無形無以見其行二十八宿之行蓋即天之行也乾君象也不言君而言君子者君子乃上下之通稱也以用也安定胡

氏曰六十四卦象辭皆著一以字蓋以明其用易也自與晉自昭明德之自同用功在我非由乎人也強者發於一念之烈也不息者不間斷也自強象乾之健不息象乾而又乾夫聖人與天為徒則至誠無息今不言無息而言不息何也曰誠者天之道也聖人之無息是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君子之自強不息是也伊川程子曰乾道覆育之象甚大非聖人莫能體欲人皆取法故取其行健而已至健固不足見天道

也君子以自強不息法天行之健也深居馮氏曰天一晝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之一呼一吸謂之一息每一晝夜一萬三千五百息則一息之間天行已八十餘里亘古亘今未嘗止息何其健哉嵩山晁氏曰天行健當作天行乾趙氏輯聞云按集韻乾或作健當是健訛為健也河南吳氏曰六十三卦始於地勢坤終於火在水上未濟皆有卦名獨乾曰天行健者字書乾一作健豈本作健而傳寫之訛遂以為健耶或

謂諸卦皆舉卦名惟乾言健者乾爲君爲父不指斥其名所以尊君父也愚謂或者亦不過強爲此異論耳其實乾健二字乃聲之訛也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坤者乾之配乾言天故坤言地天得乾道之大者地得坤道之大者聖人從其大者故乾坤皆言天地而六子之象亦各舉其大者言之也下卦坤上卦又重之以坤一下一上象地勢高下之相因故曰地勢坤

天行以氣言地勢以形言厚德謂君子自厚其德也君子於乾法其強於坤法其厚法地勢以自厚猶法天行以自強也載物謂任重也今夫地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可謂能任重矣君子之德博厚配地則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亦如坤地之博厚而無不持載也小人則不然小人薄德而方寸褊窄見人有能則媢疾以惡之見人有善則違之俾不達惟務刻剝而使人無所措手足又安能容物蓋

與君子之厚德載物不可同日而語矣厚德象坤德之厚載物象坤上有坤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陽承陰則陰氣騰而為雲陰欝陽則陽氣奮而為雷陰陽和洽然後化而為雨屯之為卦坎水在上謂之雨可也不言雨而言雲陰陽之氣方屯結而未通也雷動於雲中而未成雨故曰雲雷屯屯難之世君子有為之時也君子將以解天下之屯難而為之緻謀

綿慮反覆紬繹猶治絲然既經之使不亂其常又綸之使不失其序也經綸猶言經理綸理之也綸與倫通平菴項氏曰彖言世變之屯象則自言人道之常經者立其規模綸者糾合而成之亦有艱難之象焉經以象雷之振綸以象雲之合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水出山下泉之象也泉方出而未達如人之蒙穉未知所適故曰山下出泉蒙德者心之所得者也行者

身之所行者也行貴乎果決德貴乎涵養德乃行之源也君子觀泉之出於山下涓涓不已終將通達是以果決其行又觀其發源自山中來源頭深遠而有涵養是以育養其德平菴項氏曰果行象泉之出育德象山之深力行者似戇養德者似愚皆有蒙之象焉彖言治人之蒙此言君子以蒙自治也

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上上聲與澤上於天之上同音夬取決義故言澤而

不言雲需取待義故言雲而不言雨今夫雲之上於天也必待其族而雨君子之飲食也必待其類之聚而宴樂君子於此蓋居易以俟命不行險以徼幸也享以訓恭儉以禮為主燕以示慈惠以恩為主故宴飲不以醉為度取樂而已飲食象坤水之潤宴樂象乾體之健平菴項氏曰飲食以養陽象坎宴樂以養陰象乾飲食宴樂需客之具也古語燕客為需今人謂之待客亦此意也

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在上而西水在下而東流一西一東其行相違而不親訟之象也孔氏正義云不云水與天違行者凡訟之所起必剛健在先以為訟始故云天與水違行也君子觀此象以作事謀始所以絶訟端於事之始也始謀盡善則他日不至於訟矣伊川程子曰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劵之類是也聖與都氏曰天為三才之始水為五行之始圭叔吕氏曰乾坎

皆有始義坎為謀作事亦取乾義

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師卦上坤地下坎水而曰地中有水何也曰水由地中行也水由地中行未見其有水也鑿之則有水水不外於地而普天之下皆水也古者井田之法隱兵於農未見其為兵也用之則為兵兵不外於農而普天之下皆兵也此地中有水所以為師之象也民者農也兵者衆也容民畜衆在平居无事之時則散處

斯民為大司徒之比閭族黨州鄉无非農也一旦用之於有事之時則聚處其衆為小司徒之伍兩卒旅師軍无非兵也深居馮氏曰容民如地之受水畜衆如水之有坊坤容而坎畜也師臨二卦為坤故一以容民一以容保民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地上有水水與地最相親而無間者也是為比之象先王以封建萬國親撫諸侯亦如水之與地相比也

先王非謂周王蓋謂古先王天下者如堯舜禹湯皆是也聖興都氏曰萬國猶地也諸侯之得國猶水之居地也深居馮氏曰象稱先王凡七卦比之建國豫之作樂觀之省方噬嗑之明罰復之閉關无妄之育萬物渙之享帝立廟皆王者之事從古而然故稱先王節初齊氏曰唐虞萬國周止千八百國而孔子猶言萬國者衆建而少其力也衆建則多助少其力則易制周制殆非孔子意也然則曰先王其不為周言

歟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有氣而無質能畜而不能久況行於天上而未能下及萬物則其畜也小君子以懿文德猶風行天上僅能舒卷煙雲而成文耳懿者柔淑粹美之謂如容儀之温恭言辭之和婉皆足以為德之文飾不能如大畜之前言往行所識者多而所畜者大也懿取巽體柔順之象德取乾體剛健之象文象互離之文明

平菴項氏曰以山畜天則其所畜大矣以風畜天則其力之所至止於盪摩披拂是以謂之小懿者小德之名君子以小懿而文大德雖不若前言往行啓發培灌之多然而和氣令辭婉容愉色所以輔成其德者不可廢也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澤如湖海之類是也兊澤潴水於下而乾天運行於上履之象也君子以辨别上下之分蓋將定民之志

使士農工商各安其業而不生覬覦之心也序卦云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乃有禮之卦也曲禮云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别同異明是非也今夫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不言於上天下水之訟又不言於上天下地之否而必言於上天下澤之履何也曰上天下地其分自遼絶又何必辨上天下水其行自相違亦不必辨唯上天下澤則有不可不辨者焉蓋澤水漫漶遠望則與天相連不知孰為天孰為

澤此君子所以觀此象以辨上下定民志也伊川程子曰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愚謂民志不定蓋由尊卑無等貴賤無別則不知孰為上孰為下也上下不辨則卑踰尊賤妨貴天下紛紛何時而治乎上下既辨民知尊卑有等貴賤有別截然如天淵之不侔則其志一

定各安其所履而莫敢覬覦然後可以言治也聖人之於易象疑似之間必致意焉故不曰天下有澤亦不曰澤在天下而必曰上天下澤者所以嚴君臣上下之大分也

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乾上坤下天地之定位也泰之為卦則下乾而上坤上下易位蓋象天氣之下降地氣之上騰故曰天地

交泰所以不曰地天交泰而必曰天地交泰者天君象也地臣象也地不可以先天臣不可以加於君也后謂時王古者天子與諸侯皆稱后天子為元后君天下也諸侯為羣后各君其國也或以后為繼體守文之君其說亦通天地之道以陰陽言天地之宜以時勢言財裁通用左右古佐佑字財成者因其全體而財成之所以制其過也輔相者隨其所適而輔相之所以補其不及也氣化流行有寒有暑后則財成

其道分春夏秋冬而為四時地形廣袤有燥有濕后則財成其道分東西南北而為四方春宜耕夏宜耘秋宜穫冬宜藏此天時之宜也后則輔相其宜使之高者種黍下者種稻無不得其當如堯典之歴象日月星辰而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禹貢之别九州則三壤皆財成輔相以左右斯民之法也后觀天地交泰之象以任財成輔相之責於兩間以左右斯民使之用天之時因地之利以遂其生養所以賛天地之化

育也左右即輔翼匡直之謂與益稷左右有民之左
右同紫巖張氏曰陽為左陰為右左右之而使歸中
也愚謂在天地則財成之以制其過輔相之以補其
不及在斯民則左右之以救其偏無非皆欲其中也
易道之貴中蓋如此

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禄

否卦上乾天下坤地上下不交而窒塞不通否之象
也是時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以儉嗇其德所以

遠避小人之害也儉者收斂於内而不敢呈露也辟
與避通用君子於此唯欲全身遠害而已豈以爵禄
為榮雖繫馬千駟弗顧也萬鍾於我何加焉是故人
君之爵禄不可得而榮之也紫陽朱子曰收斂其德
不形於外以辟小人之難人不得以禄位榮之秀巖
李氏曰歐陽公集古録跋尾載漢玄儒婁先生碑云
父　缺　安貧守賤不可榮以禄與朱子説同紫巖張氏
曰坤吝嗇為儉德三陽在外為辟難坤邑為禄平菴

項氏曰儉德辟難不與害交也不可榮以禄不與利交也此君子所以體天地不交之象也世固有假避禍之名以保榮禄者故聖人必兼言之不可榮猶言不可得而榮非戒其不可也儉德又屬地之嗇不可榮以禄又屬天之高金華唐氏曰夬而不施禄是去小人以為己利也否而榮以禄則邦無道而富貴也

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辯物

不曰天下有火亦不曰火在天下而必曰天與火者

天覆於上火炎於上是天與火相同也是故天與水相違則為訟天與火相同則為同人卦名同人而象辭乃云君子以類族辯物得无異乎蓋族有遠近之不同類聚之則近者同乎近遠者同乎遠物有高下之不同辯别之則高者同乎高下者同乎下而無不得其同也準齋吳氏曰泰乃君子之卦否乃小人之卦同人乃分别君子小人之卦故取高明之象言之深居馮氏曰類族象天之兼覆辯物象火之鑒形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離在坤下則為明入地中明夷離在乾上則為火在天上大有夷則明入地中而不見有則明在天上而大也紫陽朱子曰火在天上所照者廣為大有之象所有既大無以治之則釁孽萌於其間矣天命有善而無惡故遏惡揚善所以順天反之於身亦若是而已矣愚謂物有善有惡宜有以彰别之不然則善惡混淆惡者日茂而善者莫之能伸君子以惡不可縱

善不可隠於是見人有惡即止遏之使之不復為惡有善即顯揚之使之勇於為善所以然者非君子之私意也順天命也葢天命有德作善則降之百祥故君子揚之也以天天討有罪作不善則降之百殃故君子遏之也亦以天君子豈容心於其間哉不過順承天之休命耳休美也天之命葢有善而無惡也誠齋楊氏曰同人明在下而不敢專故止於類而辯大有明在上而由已出故極於遏而揚準齋吳氏曰此

象大義是謂人君有髙明之德則為去小人用君子獲天祐也節齋蔡氏曰遏惡揚善離象順天休命乾象

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山本髙於地者而曰地中有山則以卑藴髙含蓄而不露圭角謙之象也裒多惡盈也益寡益謙也君子以己下人不敢自髙以善與人不敢自有於是裒取己之有餘以增益人之不足又稱量其宜而均其施與猶權衡然不至於過亦不至於不及適平而止非

謂奪甲之多以益乙之寡而必欲物之齊也裒多益寡象山在地中稱物平施象山與地平稱平聲施去聲裒鄭荀董氏蜀才作捊云取也字書作掊廣雅云掊減也或疑地中安得有山蓋非實象平菴項氏曰此正實象也以天下地勢觀之地之最下而負海者其中最多大山非地中有山而何若曰地下有山則不可爾或者疑之曰謂地下有山何為不可也愚應之曰非知渾天之説不足以語此知渾天之説則知

山與水皆在地中猶人身中之有骨與血故比與豫皆言地中若地下則是虛空安得有山

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在地中其聲未發則其氣閉鬱及其出地奮發而有聲則其氣通達而和暢豫之象也豫之為卦内坤順外震動和順積中而發於聲樂之象也樂記云樂者天地之和也又云樂者所以象德豫之象辭云先王以作樂崇德謂先王作一代之樂所以發揚祖考

之德而尊崇之也崇德諸儒皆以為褒崇功德又添一功字唯深居馮氏謂褒崇祖考之德乃與象辭之意合今從之殷盛也薦享禮也上帝天之尊稱以主宰而言故謂之帝以配祖考當作配以祖考如商湯祭昊天而配以嚳祭五帝而配以契是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祀上帝而以祖考配報本之道也樂外也德内也作樂象震之動崇德象坤之順帝出乎震震在上有上帝之象互艮為門闕互坎為隱伏有宗

廟祖考之象節初齊氏曰祭義云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又云禘有樂而嘗無樂先王祭祀之禮蓋合乎天道以仲春之月雷乃發聲是以春禘有樂至秋嘗之時雷乃收聲是以無樂郭白雲引此以明先王作樂之道因雷之收發其微如此夫雷之出於地上春分時也文王八卦以震凖之震正春也而曰帝出乎震雷出而帝與之俱也夾鍾二月律也郭兼山謂周大司樂以圜鍾為宮而奏於圜丘圜鍾夾鍾也正

體豫以作樂也圜丘祭天郊祭也周之郊以后稷配天故言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然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則雷在地中時也而易與大司樂云爾者豈其始用冬至而周公時已用仲春歟其曰先王豈周以前皆仲春歟

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發聲於春收聲於秋兌正秋也時為秋則雷亦隨時而收聲故曰澤中有雷隨若言雷震於澤中澤隨

震而動則是歸妹之象非隨之象也君子以嚮晦入晏息者時動則動時靜則靜時當止息君子亦隨時而止息禮君子晝不居內夜不居外隨時之道也夫當旦晝之時事物交接於前君子蓋不能不與之酧酢至昏晦之時羣動旣息則君子不能不與之俱息若乃終日役役至暮夜而不知止息則神疲力竭而弗能繼矣豈隨時之道哉或曰然則周公坐以待旦孔子終夜不寢非歟曰嚮晦入晏息君子之隨時處

常也待旦不寢聖人之救時處變也震東方之卦日出之地曰暘谷兊西方之卦日入之地曰昧谷今自震東而趨於兊西有嚮晦之象卦互巽入艮止有入而止息之象

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小畜之風在天上觀之風在地上渙之風在水上並無所阻故皆言行蠱之風則止於山下為山所阻而不能條達故不言行而言有康節邵子曰蠱者風之

族也蠱以風化故風字從虫今夫山下有風則木多滯淫而蠹生焉蠱之象也振起也君子以振民育德者民心偷惰而風俗澆薄則當振起之使之深耕易耨歡於生業而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則庶乎民德歸厚也育德與蒙取象同而其意則異蒙言育德乃君子之德蠱言育德乃民之德紫陽朱子曰振民有風之象育德有山之象

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澤上之地岸也岸在澤上而下臨於澤故曰澤上有地臨言其相臨而最親近也君子之臨民豈以威加而力制之蓋以德教容保之而已若以刑政臨民又施以威力是不能容又安能保民乎哉教取兊口之象容取坤腹之象節齋蔡氏曰教思无窮澤潤地之象也容保民无疆地容澤之象也蛟峰方氏曰思訓斯語辭

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之行於地上則畢而及物所加者偃所觸者動有周遊歴覽之義故為觀之象先王以省察四方俯觀民之風俗而就為之設教如王制所謂天子五年一廵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令市納賈以觀民之好惡修其教不易其俗是也夫風行地上各隨其時時為二月則谷風至自東時為五月則凱風至自南時為八月則閶闔風至自西時為十有一月則廣莫風至自北四時所至無有差忒先王之省方二月則東廵守五月則南

巡守八月則西巡守十有一月則朔巡守亦猶風行地上而無不周及也平菴項氏曰方與民屬地省之觀之教之屬風

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諸卦象皆順說唯泰與噬嗑倒說泰不言地天而言天地此聖人崇陽抑陰尊君卑臣之微意也噬嗑不言電雷而言雷電伊川程子紫陽朱子皆以為倒置或曰按噬嗑之彖傳云雷電合而章蓋取其交而相合耳不交則為電雷交則為雷電也愚則曰噬嗑之

象豈有他哉不過取其威明二者之並行耳先王以明罰勅法則威明並行亦如電與雷相合而震耀使天下知所畏而莫敢犯也或又疑之曰若然則噬嗑與豐取象何以異哉曰豐則光明後動猶電閃而雷繼之震而擊物故豐之象曰折獄致刑噬嗑則不然雷先動於下電乃明於上唯震耀而已不擊物也故噬嗑之象但曰明罰勅法明罰如金作贖刑所以懲其過也勅法如象以典刑所以防其惡也言之於設

教之後所以輔教之不逮也秀巖李氏曰釋文云勑俗字也字林作敕圭叔吕氏曰明罰離象勑法震象明而示之雖愚知避嚴而勑之雖悍知畏深居馮氏曰離火也而不為火者五卦其遇雷則為電噬嗑豐是也遇地則為明晉明夷是也而重離亦以明言之



詳校官内閣學士臣瑞保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李燧

周易集說卷十二

宋　俞琰　撰

象辭二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艮山靜而止質也離火動而明文也火明於山下則賁而以文故曰山下有火賁夫山下安得有火所以有火者有人於此居之也人居於山下則煙火輳集

與荒山寂寞之境不同矣庶衆也與庶物之庶同非謂其小也秀巖李氏曰政與獄皆有小大不當執庶字以爲小也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者修明庶政之治具則可飾之以文若斷獄則不可也書呂刑曰非佞折獄唯良折獄佞爲口才也口才且不可斷獄矧可以文而飾之乎苟恃其明察而深文巧詆緣飾以没其情在小人則敢如是在君子則无敢如是也君子而如是則非君子矣豐卦明於内而動於外故

其象曰折獄致刑賁則明於内而止於外故其象曰明庶政无敢折獄深居馮氏曰明庶政者離之明无敢折獄者艮之止又曰先之以臨觀之教養後之以噬嗑賁之刑政刑特以輔教而已

山附於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山之根深藏於地中不可得而紀極而曰山附於地以衆人所共見者言之耳莫高匪山今乃附著於地剥之象也山之巔高出於地上安静而不揺蓋以地

厚故也宅居也為人上者欲安居於上可不使下之厚乎書五子之歌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蓋本固則邦寧下厚則上安未有本不固而邦寧下不厚而上安者也謂之上者凡居衆人之上者皆不可剥其下非但人君為然也隆山李氏曰易中象辭曰大人曰君子曰先王而此獨曰上者剥之世在下故指在上之一陽而為之辭也圭叔吕氏曰厚下坤象安宅艮象上九一爻為廬亦宅之義卦取柔變剛義象取

上安下義各有所主也平菴項氏曰凡象所言皆六爻消長之象凡象所言皆八卦取物之象大抵卦有吉凶善惡而象无不善者蓋天下所有之理君子皆當象之遇卦之凶者既不可象之以為凶德則必於凶之中取吉以為象焉剝與明夷是也人君无用陰剝陽之理則當自剝以厚下君子无用暗傷明之事則當自晦以涖衆凡此皆於凶中取吉諸象之例皆然

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復十一月之卦是時天氣正寒而井泉初温陽氣在下故也先王以至日閉關而不通往來故商旅於至日不行后於至日不省方蓋安靜以養其稚陽之氣不敢先時而動夫震陽初復於坤地之下其氣至微唯安靜而後能長是宜愛護以養之未可勞動人或動而泄之是爭天地之先而分奪其氣也先王謂古先哲王后謂時王或謂后乃繼體守成之君言先王

而又言后所以别於先王也至日閉關乃先王之遺法至日不省方後王遵先王之遺意也平菴項氏曰象取陽之復來故可以出入象取雷之在地中故不可以行不可以出象與象取義不同諸家與象同説則非衆象之例亦非此象之義也愚按書舜典云十有一月朔廵狩正當省方之時今乃曰后不省方蓋為冬至之一日爾他日不然也夫關所以通來往豈可閉商旅皆欲出於塗豈可使之不行今曰至日閉

闗商旅不行亦不過謂冬至之一日而巳閉闗象坤之闔戸商旅象坤之衆震為大塗商旅所行之路坤為迷不行之象也坤為地方之象也顔師古訓方為常謂不省方為不視常務殆非也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六十四卦之象例作一句无分為兩句者先儒皆以天下雷行為句物與无妄為句誤矣唯胡旦與深居馮氏雲閒田氏以天下雷行物與作一句今從之无

妄之爲卦上乾天下震雷雷之動於天下而无妄行物之動於天下亦无妄與故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與者應也无妄誠也天以誠動物以誠應皆无妄也兼山郭氏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載日月无私照率歸之自然而已此无妄之本也愚謂无妄則誠誠者天之道也天之道自然而已矣天道出於自然雷之行於天下物之動於天下亦莫不皆出於自然夫唯其皆出於自然是以雷發聲則萬物出而與之俱動有

翼者動而飛有足者動而走生於山林者動於山林生於川澤者動於川澤具動也時至而氣自化葢无一物不由乎天理之自然豈有妄耶先王以茂對天時長育萬物夫何為哉亦不過順天理之自然而一出於誠耳豈有妄耶夫天有是時先王非能先後之也對而循之耳物有是生先王非能損益之也育而成之耳中庸之所謂誠即易之所謂无妄也中庸云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

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子思之說蓋本乎此伊川程子曰茂對之為言猶盛行永言之比無他說也節齋蔡氏曰對與對上帝之對同言至誠之動無時不動無物不育也平菴項氏曰時以象天物以象震節初齊氏曰象言育者三卦蒙也蠱也无妄也蠱上艮互震在下蒙无妄皆下震互艮在上震者物之生理而艮所以育之也一陽入於坎出

於震而艮在坎震之間此育之意也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漢上朱氏曰天在山中以人所見為象聖人論天地日月皆以人所見言之深居馮氏曰以氣言之天之氣藏於山中亦為大畜之象天之氣固無不在唯山則氣所附而能藏畜之也愚謂大畜之為卦下乾天上艮山是為天在山中大莫大於天而曰天在山中則其所畜者大矣今人以九霄之上日月所麗處為

天遂疑天不在山中殊不知地之上虛空處皆天也大凡掘一尺地則有一尺天是故井中有井中之天洞中有洞中之天室中有室中之天山中有山中之天何必以九霄之上乃為天哉小而壺中甕中亦莫不有天又何必以天不在山中為疑哉人之藴畜由學而大君子以多識前賢往聖之善言善行而學以聚之則其胷中所得日以富矣蓋其所識者多則其德之所蓄者大也識音志與論語默而識之識同乎

菴項氏曰文在外故為小畜識在心故為大畜漢書作志義同深居馮氏曰識記也多識如天之容覆畜德如山之圍繞虛齋趙氏曰互震足兌口於中爻有言行畜德之象

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山者禽獸草木生植之地雷動則禽獸草木皆動蓋不可非時而動也雷動而在山上則聲已出山是為小過在山下則聲猶未出山其動不至於過是頤養

之象也人之所養在乎言語飲食言語妄出於口則禍至飲食妄入於口則病生二者皆養身養德之切務君子知禍從口出病從口入是以慎節其出入頤乃口頰之象故取其切於頤者言之曰慎言語節飲食充此言語之類則凡號令政教之出於己者皆所當慎而不可悖出充此飲食之類則凡貨財賦稅之入於上者皆所當節而不可悖入虛齋趙氏曰言語飲食取其動慎與節取其止

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水蓋潤養其木者也今也高漲而浸滅其木不亦過甚矣乎是大過之象也木雖為水浸滅而其根幹未甞動揺故君子之於時也在位則獨立而不懼不在位則遯世无悶獨立不懼非有大過人之才不能也遯世无悶非有大過人之徳不能也揚庭鄭氏曰獨立不懼居大位任大事者也遯世无悶有大徳无大位者也其說是已夫當此大過之時尚可以有為

則君子之在其位任其責者不容不為故雖千萬人吾往矣夫何懼果不可以有為則君子之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者退而避之而已有何悶君子之才之德大過於人故能若是不然則獨立而人莫我輔能不懼乎遯世而人莫我知能无悶乎獨立象巽木之植遯世象巽之伏不懼无悶象兌之説紫巖張氏曰序卦云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考大過之象非養之有素其能至於是乎節齋蔡氏曰獨

立不懼巽木象遯世无悶兌說象

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坎為水下卦坎上卦又重之以坎故曰水洊至習坎洊之義與洊雷震之洊同雷曰洊聲相續也水曰洊流相續也水之流也前者往而東去後者又從而西來往者過來者續往來相繼繼而不絕是兩坎之象也坎字上加習蓋承卦辭之誤常德行謂德行有常而不改習教事謂教事練習而不輟治已治人必皆

重習然後熟而安之也節齋蔡氏曰常德行坎剛中象習教事重坎彖或曰坎北方之卦積陰肅殺之氣在焉坎險也難也兵凶器戰危事以其行險而犯難也故重坎取兵武之象教事如月令仲春教振旅仲秋教治兵之事是也詩常武云有常德以立武事德行无常而欲武事之立難矣論語云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戰乃武事而以文事教之古之道也武事而无文之教則殘民以逞不敗亡者幾希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離明也下卦離上卦又重之以離是為明兩作非並作也水就下故坎言水洊至火炎上故離言明兩作也秀巖李氏曰明兩作雷雨作二象皆當以作字為句深居馮氏曰日出曰明没曰昏作起也發也與詩薇亦作止之作同解言雷雨作亦此義也明作猶言明發兩猶再也日一而已而旦旦明作以見重離之象愚謂離為日不稱日而言明天无二日也他卦之

離有在上者有在下者亦皆不稱日何也曰君象也易道无所不通稱日則唯人君可用如士庶皆不可用也大人以德言乃王公之通稱蓋有大德而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者也繼明者今日之明繼前日之明而不絶其明相繼不絶故能徧照四方不然則耳目所及且不能照又安能徧照於四方萬里之遠哉繼明即是明兩作謂前日在下位而其明如此今日在上位而其明亦如此前後自相踵蓋皆一人之明非

謂後王而繼前王之照而世襲其明也紫陽朱子曰明兩作猶言水洊至今日明來日又明若說兩明却是兩個日頭白雲郭氏曰六十四卦唯離象獨稱大人大人者與日月合其明故稱大人伊川程子曰諸象或稱先王或稱后或稱君子或稱大人稱先王者先王所以立法制建國作樂省方勑法閉關育物享帝皆是也稱后者后王之所為也財成天地之道施命誥四方是也君子則上下之通稱大人者王公之

通稱

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虚受人

山上何為而有澤澤氣上蒸於山而山受之也山上而有澤則山體中虚可知矣山唯中虚乃能受澤心唯中虚乃能受人心有私主而物欲窒之則自滿自是必將拒人故君子觀此山上有澤之象而以虚受人也家語云損其自多以虚受故能成其博也與此同旨圭叔吕氏曰虚取山之虚象受人取山受澤之

潤象節初齊氏曰所謂受者歸斯受之也若有心於受則已非虛矣又曰澤非山上所有也而有焉蓋為山之虛也使止欲象澤之通於山則豈不可如蹇之山上有水而必曰澤非以其有水也以其虛也彼實也故為蹇此虛也故為咸趙氏輯聞云彖辭文辭與象辭義各有攸主易變無窮聖人之取義未嘗執一

釋彖言咸感釋象言虛受唯圓機之士可以學易

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迅則風烈風飛則雷厲二者常相從而不厭故曰雷風恒方謂事情所向立不易方謂君子卓然自立有定向而不妄動也平菴項氏曰巽入也而在内震出也而在外二物各居其位故謂之恒雷入而從風風出而從雷二物易位而相從故謂之益象於恒言立不易方於益言則遷與改其義明矣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紫陽朱子曰天體無窮山高有限遯之象也愚謂遯

之義雖是退避亦取遠去之意以象言之山止於下天行於上天蓋遠於山而相去甚遼絶也君子觀象以遠小人豈有他哉不過危行言遜而已遜其言則不惡不使之怨也危其行則有不可犯之嚴不使之不遜也此君子遠小人之道也若怒悻悻然見於面目發於聲音則疾之已甚適致小人之忿怨以激其變耳豈全身遠害之道哉遠去聲惡入聲張横渠讀為憎惡之惡亦通不惡是君子待小人之禮嚴是君

子守己之節天下有山遥望之天與山若相接連何恶之有及到山頂則山自止於下天自行於上山於天邈不可干豈非嚴乎隆山李氏曰大畜之為卦天在山中蓋艮在上而乾在下乾之健進艮而止之故曰大畜遯之為卦天下有山則是乾在上而艮在下乾之健行于外艮在下而不能止之故曰遯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雷在地中則陽氣潛藏出地則陽氣奮發在天上則

陽氣甚盛是大壯之象也大壯二月卦雷乃發聲之時也雷之發聲必以其時非其時則不發君子之舉動必由乎禮故非禮則弗履禮者天理之節文取乾天之象履者足之動取震足之象或曰乾為首震為足以足加於首此非禮之甚者也冠雖敝猶不可加以履何況乎首而可加以足乎聖人以震在乾上足無加首之理故特曰非禮弗履漢上朱氏曰雷在天上非所履而履故史墨謂雷乘乾為臣強之象君子

以是動必以正非禮弗履也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明謂離日之明不言日而言明詳見離象或謂日君象也不敢指斥故稱明以代之非也日者衆陽之宗若月若星若河若雷若霞若霓皆假日以為明日之明乃自已之明也未出地則其明為地形所蔽及其出也漸漸升騰而起則其明昭著於上晉之象也明德君子固有之德也自昭者自有此明德而自明之

也夫人之德本明其不明者人欲蔽之耳人欲蔽之不能不少昏昧而其本然之明固未嘗息也忽爾省察而知所以自明焉則吾本然之明亦如日之出地而其明昭著初無增損也自之一字蓋謂由吾自已為之耳非由乎人也大學所謂明明德所謂自明與此同旨乾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我竭我力也晉之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我明我德也君子唯盡其在我而已矣平菴項氏曰明德

以象日自昭以象地

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

按渾天之説天包地地在天中猶雞卵中黄天虚空無體日行於虚空遶地而轉其出也在虚空之中與地相去懸絶其没也亦然何嘗入於地中此卦下坤上離離日在坤地之下其明隱而不見故曰明入地中地之中惟有水耳日何嘗入之哉涖臨也涖衆不用晦而明則衆心睽疑以此為明則亦不明甚矣用晦

而明則衆乃安和是以君子之明必用晦也用晦於外而明於内君子蓋觀此明入地中之象而得涖衆之道故唯韜光晦迹以遠害不察察以為明也家語云水至清則無魚人太察則無徒明其可盡用哉伊川程子曰古之聖人設前旒屏樹者不欲明之盡乎隱也深居馮氏曰所涖者衆安得人人而察之涖之象離明也而入坤地之中為晦之象虛齋趙氏曰自昭者治已之德用晦者涖衆之道

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齊家之道自修身始此風自火出所以為家人之象也君子知風之自於是齊家以修身為本而修身以言行為先言行之接莫親且久於家人豈容有一毫矯飾是以君子言必有物而无妄行必有恒而不改物謂事實言而誠實則有物不誠實則无物也恒謂常度行而常久則有恒不常久則無恒也深居馮氏曰體巽以言有物入人之謂言也體離以行有恒可

見之謂行也

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火性炎上而又在兑澤之上澤性潤下而又在離火之下上不逮下下不奉上二卦合體而性不同睽之象也君子以同而異是謂於大同之中有不同者焉非謂求異於衆也猶之飲酒雖與衆同飲而不同沉湎耳論語云君子羣而不黨中庸云君子和而不流此即同而異之謂也同象二女之同異象火澤之異

伊川程子曰在人理之常則莫不同於世俗之失則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秀巖李氏曰彖言睽中有合所以責君子之濟睽象言同中有異所以論君子之不苟同

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坎水本流通之水若出於艮山之下則為蒙泉之始達今在艮山之上澁滯而不流通蓋為土石所礙耳

夫以艮山之峻阻而有坎水之險陷在其前則險阻艱難不勝跋涉勞苦矣蹇之象也君子之遇蹇則反求諸身自修其德而已有所未善則必改無歉於心則唯加勉不行險以徼倖也孟子云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已此之謂也虛齋趙氏曰反身取艮之背修身取坎之心節齋蔡氏曰反身者止乎外艮象修德者養乎中坎象

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深居馮氏曰易有兩卦自為義例者雲雷為屯雷雨作為解愚謂震雷在下而坎水在上則水氣結而為雲屯之象也震雷在上而坎水在下則水氣散而為雨解之象也秀巖李氏曰明兩作雷雨作二象皆當以作字為句愚謂作者動也明兩作動而又動也雷雨作謂二者俱動也君子觀此解散之象以赦過宥罪凡有過誤而非故犯者則赦而釋之有罪惡而當

刑罰者則宥而寛之號令如雷之震而天下無不聳動恩澤如雨之霈而天下無不喜悦使幽閉久縶之人一旦弛其禁錮脱其桎梏如陷穽中出而復見天日則其憂悶鬱結之氣无不解散所以體天地與物為新之意而與民為新也過言赦罪言宥聖人之意可見矣蓋過誤可赦故犯不可赦也故唯寛之而已若赦之則非義也赦過宥罪固君子之仁心然小過可赦過之大亦不可赦也小罪可宥罪之大亦不可

宥也赦宥之令數出則長姦滋惡豈良民之幸與當知易之所謂赦過宥罪特因險難解散而與民更始故有是也不然何以於蹇卦之後言之節齋蔡氏曰赦宥解義過動震象罪陷坎象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咸損二卦以山澤上下取義所重皆在山與彖傳之說不同夫彖傳自是一說象辭自是一說其說或相通或不相通蓋不可強同如必欲合為一說則豫之

作樂崇德豈可以為建侯行師復之閉關不行豈可以為利有攸往哉夫山澤二者其氣相通者也山體中虛而受潤於是澤氣上通而山上有澤是為咸之象山下有澤則澤冦山而山塞澤澤也日壅山也日削是為損之象揚子雲曰山殺瘦澤增高其說是已人之忿怒氣湧與山之突兀相似況多忿如少男者乎故君子懲之必如山之傾摧人之意欲無厭與澤之汙下相似況多欲如少女者乎故君子窒之必如

澤之填塞紫陽朱氏曰懲忿如摧山窒欲如填壑
仲鄭氏曰通互體論之震動忿也艮山止之是為懲
忿兌說欲也坤土塞之是為窒欲
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恒言雷風恒益言風雷益並无所謂上下蓋風雷相
遇於天地間上下無常不可以上下言也若曰雷下
有風恒風下有雷益是何言與今人見益之象辭但
曰風雷益遂以為風雷相益耒之思爾撓萬物者莫

疾乎風動萬物者莫疾乎雷二者固不相悖然而風乃陰氣也唯能撓物而已其所以成發育之功者得雷之陽氣動而為之助耳如山下有澤損謂艮山因兌澤之寇而為損非為山澤相損也風雷益謂巽風得震動之助而為益非為風雷相益也易以陽為善陰為不善風陰氣動則撓物則謂之不善可也物為所撓而衰者以損枯者以折豈非過甚者乎得雷之陽氣相助遂為之鼓舞於兩間變其昔者殺物之不

善轉而為今日生物之善夫是之謂益君子見人為善則喜而遷就之知已有過則悔而改更之亦猶風得雷助而為益也震出也入而在内巽入也出而在外遷改之象也與恒之立不易方蓋相反或謂彖傳之意蓋謂損下益上為損損上益下為益皆以下卦為重今曰山為澤所寇而為損風得雷之助而為益則以上卦為重無乃與彖傳之意相悖乎曰彖傳言六爻剛柔之義象辭言二體上下之象非相悖也

各有所發明也彖傳自是彖傳意彖辭自是彖辭意豈可併而為一而必欲求其同哉節齋蔡氏曰還善

震象改過巽象

周易集說卷十二

周易集說卷十三

宋 俞琰 撰

象辭三

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則忌

高莫高於天卑莫卑於澤澤安得上於天而夬之象辭乃云澤上於天何也曰澤上於天謂澤之氣上騰於天也夬與需下卦皆乾也坎則乾上則為需之待

兌在乾上則為夬之決又何也曰乾陽卦也坎亦陽卦也以坎遇乾彼此皆陽故坎水之氣上騰於天則油然作雲未能成雨是為需之待兑陰卦也以兌遇乾陰陽和洽故兌澤之氣上騰于天則成雨而下降是為夬之決也且夫需之為卦下乾天上坎水中互兌澤離日初二三四亦有夬之象而其義不為決而為待者天上猶有日而為雨未成夬之為卦則乾天之上純是兌澤其決也沛然下雨故其義不為待而

為決也施去聲與謙象稱物平施之施同祿食祿也君子之施祿須當果決不果決則不能及下也古之人與賢者共治天職共食天祿未嘗以德自居若以德自居而猶豫弗施則非夬決之義君子之所深戒也施祿取兌澤在上之象居德取乾天在内之象南軒張氏曰居德則忌言不居其德節齋蔡氏曰居德而不施則與象反矣故忌蓋祖南軒之説王弼以則字作明字非也

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天下有風與風行地上不同行者在地而行各以其方故觀之象曰省方觀民設教有者自天而下無往不遇故姤之象曰施命誥四方省方必親臨而觀之先王之事也誥四方則施命而已后王之事也先王既設教矣后王不過遵先王之命施於四方而誥戒之不親臨也至尊者王至卑者民一尊一卑豈能相遇而況四方萬里之遠又安能一一與之遇哉今也

施命誥于四方則猶風之降自天而无不遇矣風之在天下水遇之則波谷遇之則鳴草遇之則偃木遇之則撼凡天下之物與之相遇蓋无有不感動者是故天之鼓舞萬物而萬物皆感動者風也后王之所以鼓舞萬民而萬民皆感動者命也命自后王而出猶風自天而降也四方東西南北乾天之下皆是也巽為風而有聲命與誥之象也

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上於天則決而為雨夬之象也澤上於地則聚而為湖萃之象也川壅為澤澤乃衆水之所聚如彭蠡震澤之類是也聚之衆者莫若戎器君子以簡治戎器之敝壞者易而新之所以戒備不虞之變庶幾有備而無患也虞度也戒不虞謂戒謹虞度之所不及也大雅抑詩云用戒不虞箋云用備不億度而至之事兌西方殺氣屬金故言戎器互巽體故言除坤藏而不露故言不虞兌為口故言戒王肅曰除猶修治也

伊川程子曰除謂簡治去𠎝惡也紫陽朱子曰除如詩天保何福不除之除秀巖李氏曰除本文亦作儲又作治深居馮氏曰除舊置新曰除亦猶治亂曰亂

䷭巽上坤下

剛擾曰擾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木生於地中自下而上升之象也書太甲云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君子以順修其德豈一旦遽能高大盖自其微細積累然後至於高大也今夫木

芽蘖始生之時毫末耳積累以至歲月之深則尋丈之高可以干雲合抱之大可以蔽日君子之於德豈異是哉順德猶言率性循理順則可進凡物之進長皆以順觀地中生木之象則得之矣王肅順作慎非也釋文云以高大本或作以成高大嵩山晁氏曰王昭素云成字諸本或有或無愚謂有成字者是平菴項氏曰順坤德也積小以高大巽也坤爲順巽爲高物之高必以積其所積必以順非順不可積非積不

能高也

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坎水在上而兌澤在下則澤上有水節之象也兌澤居上流坎水居下流水流下則澤中無水困之象也或謂卦互離日離又為乾卦葢離日以熯之則坎水乾涸猶人之精疲神乏而憔悴也是之謂困遂志猶言從吾所好困而致命遂志非君子則不能小人處此則凡可以幸免者無不為也卒亦不得免焉徒喪

其所守而已君子則不然君子所志將以身救天下之困窮見危則委致其命死則含笑入地無憾也諸說多有以致命為推致於天付窮達於天而遂吾之志而已豈易之教哉紫陽朱子曰致命猶言授命致者持以與人而不之有也又曰論語中致命都是委致之致事君能致其身與士見危致命見危授命皆是此意深居馮氏曰體坎陷以致命體兌說以遂志

水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井卦下巽木上坎水而曰木上有水井何以見其為井之象也先儒皆因彖辭言瓶遂以彖辭之木為轆轤為桔槔為汲水桶然彖辭取象自是一義象辭取象又自是一義豈可以彖辭之瓶為象辭之木哉淮齋吴氏曰象辭不言木上於水而明言木上有水是謂水之下有木明矣蓋井之為井水下無木為底則泥隨汲水而動其水必濁故周回甃砌雖磚累而底則用木而不用磚底若用磚則泥賁而泉眼不通唯

用木則泥有所護汲不至濁而水木之性相宜泉眼且無窒塞之患此木上有水所以為井之象也或謂六十四卦之取象皆據自然無用人為者木上有水乃自然之理如木根入地而津液上行達於木杪有井水自下而上之象古人鑿井葢取諸此今欲知木上有水之說當求之未有井之先若謂木為轆轤為桔槹為汲水桶為井底榦此皆有井以後之說出於人為非理之自然也愚謂井卦之名命於文王非伏

義也伏羲畫卦之時葢未有井而文王名卦之時則有井矣文王以伏羲所畫坎上巽下之卦有井象而名之曰井是故象辭因以為木上有水井實取象于有井之後如鼎卦之象亦若是而已矣然鼎用烹飪井用汲亦皆自然之道也君子觀此井象而以為井田之法於是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使民服田力穡勤勞於下以奉養其上又勸其相助而不敢惰農自安亦猶井中之

水養人濟物而以上出為功也坎勞卦也故言勞民互兌為口故言勸巽順故言相相悉亮反秀巖李氏曰此言亦為井地設勸相即相友相助相扶持之意亨仲鄭氏曰先儒勞作力報反非也準齋吳氏曰以卦義詳之勞字當為勤勞之勞

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歴明時

澤中有火謂有非其地不當有而有也澤中當有水今乃有火焉是變革之象也古者黄帝迎日推策始

造歴法歴所以象日月星辰所會之次而授民以分至啓閉之時也積久閏差而四時不明則歴又不能不治故君子觀此變之象以治歴明時庶幾歴不差而四時明也治修也當修則修葢不待改歳而後修也兊為史巫故言治歴離為明故言明時揚庭鄭氏曰澤中有火爐故根也深居馮氏曰大澤之中水落而有火草故之象益烈山澤而焚之澤中之火也如雲夢跨江南北霜降水落半為平陸火時有之澤者

水之所也而火在其中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澤將草
矣時運之變有數存焉歷所以步其數也治其歷法
而天時可明矣三代而下漢之太初唐之大衍其始
未嘗不精且密行之歲久未有不差差則復草之以
求合自古逮今歷不知幾草也是非術之罪也天動
物也歷定法也天無時不動而欲以一定之歷步之
宜其久而必差差而必草也洪容齋曰大衍之用四
十有九一行以之起歷而草卦之序在周易正當四

十九諸儒贊易皆不及此

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伊川程子曰以木從火為然之象火之用惟燔與烹燔不假器故取烹象而為鼎以木巽火烹飪之象也制器取其象也乃象器以為卦乎曰制器取於象也象存乎卦不必先器聖人制器不待見卦而後知象以衆人之不知象也故設卦以示之卦器之先後不害於義也或疑鼎非自然之象乃人為也曰固人為

也然烹飪可以成物形制如是則可用此非人為自然也在井亦然器雖在卦先而所取者乃卦之象卦復用器以為義也愚謂鼎卦下巽木上離火中互乾金兑澤有鼎釜烹飪之象位君位也命天命也君子之正位也如鼎之不敢傾則具命之凝也亦如鼎之不動揺蓋君位至尊天命靡常非正則不凝也水結為凝凝則不動與坤初六爻傳陰始凝之凝同鼎乃金液凝聚而成者也君子體離之明端拱南面儼然

人望而畏之則如鼎之端正體巽之順協於上下以承天休而天亦不庸釋之則如鼎之凝固或曰禹之興也聚九州所貢之金以鑄九鼎夏亡而鼎遷於殷殷亡而鼎遷於周周衰而楚強大遂覬而問焉周大夫王孫滿對曰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蓋三代之鼎猶秦漢以後之璽皆以為傳國之寶

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洊之義與坎卦水洊之洊同震為雷上下卦皆震故曰洊雷震古之人聞迅雷風烈必變况洊雷之震乎

君子以恐懼而又修省體此兩震之象也恐懼者心之敬畏也修者修敕其善而進之也省者省察其不善而改之也恐懼取內震之象修省取重震之象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艮為山以艮遇艮則上下皆山而兩山之勢相連有兼并之象然其大小高下則各有其分其發育之功

亦各隨其分而止君子觀此以思不出其位則亦安其所止而已矣位不特爵位凡人之安分如尸祝不越樽俎而代庖即不出其位之謂其義與論語同大抵人之所為或至於出位者不思耳思則知其所止而不犯分安得出位思象互坎之心出象互震之出在上之山止於上在下之山止於下上下各止其所故言不出其位

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上有木與平地之木不同地氣温厚則木之生也易山枯骨燥則木之生也難易則長茂速難則長茂遲此升漸二卦之木所以不同也若山下未有木而遽爾栽木於山上則空闊而無所依不為山風揺落者鮮矣今夫山上之有木蓋自山下以漸培然後延亘長茂相因而至於山之巔是積漸之象也君子觀此象以居賢德善風俗亦必以其漸書畢命云既歴三紀世變風移是豈一朝一夕所能使之善哉君子

之居賢德亦須以漸而進皆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居
訓積與書益稷懋遷有無化居之居同釋文云善俗
王肅本作善風俗郭京亦云脫風字紫陽朱子曰二
者皆當以漸而進疑賢字衍或善下有脫字平菴項
氏曰居賢德象艮之止善俗象巽之入德不積則其
入人也不深不足以善俗

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震為長男兄也兑為少女妹也澤上有雷猶兑妹之

上有震兄也婦人在家從父兄父死則兄嫁之澤之從雷猶兄妹之從震兄也是故澤上有雷為歸妹之象卦名歸妹則當從兄嫁妹之義推之說者皆以為娶婦唯楊誠齋馮深居以為兄嫁妹今從之嫁妹蓋與嫁女不同女乃巳之所出妹與巳同父者也不幸父亡而以孤女遺我則吾為之兄也當任其責以早嫁之使身有所托得以偕老而永終則亦庶乎其可也若過時不嫁華落色衰而身无所托則怨曠興焉

蓋其敝必至於此也君子以永終知敝豈特嫁妹為然凡事事物物皆然有始則有終有新則有敝將欲永久其終蓋不可不先知其敝早為之謀則不至于敝永終之道也若待其敝而後救之則晩矣是豈永終之道哉書蔡仲之命曰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此之謂也歸妹女之終也兌為毁折敝也互離為明所以知其敝而永其終也

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光𨻶𨻶而滿目雷聲轟轟而盈耳無歉於心者亦掩耳蔽目之不暇何況獲罪於天而其心有歉者乎今夫雷聲與電光二者皆至則豐盛可畏之甚矣以此之豐照臨其歉則凡有歉於心者莫不震慴而知服又何所逃罪哉君子觀此象以折獄致刑亦猶是也是故折獄則獄得其情而無有敢隱致刑則刑當其罪而無有不服蓋其威明並行如雷電聲光之皆至也折獄即斷獄也致刑致之於刑也伊川程子曰

噬嗑言先王勑法豐言君子折獄以明在上而麗於威震王者之事故為致刑立法以明在下而麗於威震君子之用故為折獄致刑旅明在上而云君子者旅取慎用刑與不留獄君子皆當然也平菴項氏曰折獄用明象電致威用刑象雷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賁亙坎水火在山下而又有坎水照映於其間故其火光歸聚而為賁旅亙巽風火在山上而又有巽風吹乎其中故其分散而為旅玆蓋野燒延縁而過者

耳猶旅寓而不久留也君子觀此象以明慎用刑而不留有罪者于獄蓋旅與獄皆非久處之地也王制云刑者㓝也㓝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夫用刑之道不明則冤固唯明者能用之然過於明則又傷於察是必謹慎而後可然過於謹慎則又恐優柔不決而失之滯故又戒之曰不留獄或曰以六十四卦反覆觀之獄蓋起於訟終於中孚貴當聽訟之初故雖守噬嗑先王之法猶哀矜而無敢折者

懼秉快之濫也旅猶在中孚議獄之前是當將斷之時故雖得豐卦折獄之情猶明慎而不敢留者懼淹禁之瘐也深居馮氏曰噬嗑與豐以之明罰勑法以之折獄致刑象離之明震之威也若賁與旅離明不易而震易為艮止矣故以之無敢折獄以之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曰無敢曰慎曰不留震變為艮之象紫陽朱子曰止在外明在内故不敢折獄止在内明在外故不敢留獄平菴項氏曰明象火慎象山不留獄

象火之過山

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巽為風上下卦皆巽如風之陣陣相繼故曰隨風巽申重也君子以申命行事者重復申明其命令如風陣相繼而至也既告戒之又丁寧之使人聽信其說然後見之行事則民之從之也亦如風之迅速也大抵命令之出務在必行不行則徒為虛文耳今夫上順下下順上上下皆順而所行者皆順理之事是以

命出則無敢或違與停滯也申命行事取兩巽之象

深居馮氏曰巽以順為體以入為用故取象為風詩

以風言教化猶易以巽言教命用觀以設教用姤以

施命而用重巽以申命皆巽也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兌為澤上下皆兌則兩澤相附麗有交相滋益之象

君子以朋友講習蓋朋友相與切磋琢磨則彼此皆

有滋益也講者講其所未明講多則義理明矣習者

習其所未熟習久則踐履熟矣此朋友講習所以爲有滋益而如兩澤之相麗也若獨學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論語以學之不講爲憂以學而時習爲說以有朋自遠方來爲樂蓋極天下之至樂未有如朋友講習之爲樂也兌爲口講也習重習也卦疊兩口講而又講也節齋蔡氏曰講兌說象習重兌象

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渙者水之融液而泮渙也字從水從奐太玄以文準

渙范望注云奐有文章故謂之文說文云奐文彩明見也奐之旁加以火則奐乃火焰之光加以水則渙乃水波之文渙卦上巽風下坎水風來水面而水有文故曰風行水上渙夫風者無形之物也無所寓則無以見之今行於水上而水動成文然後見其為風之至鬼神亦無形者非設壇於郊立廟於宮則其享上帝祭祖考也亦何所寓哉先王觀此象以享于帝立廟於是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饗有所寓故

也深居馮氏曰享帝以坎坎為酒立廟以巽巽為木愚謂古者立廟必於國之東南祭享必以血故易中凡言廟與祭享之事皆取巽坎二卦巽居東南而坎為血也帝出乎震互震故言帝

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困卦上兌澤下坎水則澤在上流水自下流而去故澤無水為困以其不能節也節卦下兌澤上坎水則澤在下流水自上流而來故澤上有水為節以其能

節也節者限止之謂書禹貢云大野既豬彭蠡既豬是也馬融云水所停止深者曰豬愚謂澤所以止水也水流至此而止故謂之節君子制度數所以為節也議德行求其中節也數者一十百千萬也以算數事物之多寡故謂之數度者分寸尺丈引也以量度事物之長短故謂之度德存於中者行發於外者裁制之評議之非君子不行也虛齋趙氏曰上坎互艮制度數也下兌互震議德行也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澤體中虚而善受澤上有風則澤中之水隨動天下之孚蓋無有速於此者伊川程子曰澤體虚故風能入之人心虚故物能感之風之動乎澤猶物之感於中故為中孚之象愚謂中孚之道近乎誠誠則物至而善應議獄特其一端耳獄成而又議之以獄乃人命所係也罪至此而又緩之以死者不可以復生也君子蓋知古人立法用刑之初意故不敢不盡其誠

不然則嚴刑峻法常以刑法存於胷中唯恐不能致其罪況望其有哀矜之心而思所以緩其死哉或曰旅之象云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中孚之象乃云議獄緩死何也曰獄不可留豈可緩所可緩者惟重囚之死罪爾若併輕繫緩之則留獄日久瘐死者不少矣隆山李氏曰議獄如周官之八議秀巖李氏曰緩死即三宥之意平菴項氏曰兌為口舌為附決有議獄之象巽為進退不果有緩死之象深居馮氏曰臯陶

典刑帝命之曰惟明克允易象於噬嗑賁豐旅四卦言刑罰獄法者皆離也中孚為兊巽之重何取於獄𡚁中孚肖離也疊六爻為三爻即離也

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雷出地奮為豫雷在天上為大壯今山上有雷較之出地之豫則過矣然未至如天上之大壯則其所過亦小也君子修身謹行行惟恐不恭過乎恭何害喪致乎哀而止喪唯恐不哀過乎哀何害禮與其奢也

寧儉用唯恐不儉過乎儉亦何害此三者雖有所過乃小過耳聖人不以為過也故特於小過言之平菴項氏曰行喪用皆見於動以象震恭哀儉皆當止之節以象艮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之性常潤下火之性常炎上水既在火上火既在水下則水無勝火之濫火無勝水之燥二者相資以為用既濟之象也中庸云事豫則立不豫則廢事至

而旋為之計則晚矣書說命云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天下之患常生於不備有備然後無患苟不思所以豫防之則他日患生於肘腋雖悔無及矣今夫水在火上雖能烹飪之用然水覆則能滅火此君子所以思患豫為之防也或者以為儲水以防火其說不為無理易以坎險為患不以離明為患也離明所以防患豈有患者哉節齋蔡氏曰思患坎難象豫防離明象

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辯物居方

坎水潤下之物也其位在下其方屬北離火炎上之物也其位在上其方屬南卦為既濟則坎上離下而水火各易其方位卦為未濟則離上坎下而水火各正其方位君子以慎辯物居方者物以羣分則有高下之殊等方以類聚則有君子小人之異類辯而居之所以使高下不亂而君子小人各得其所蓋不可不慎也慎謹慎也辯明辯也物謂陰陽二物君子屬

陽小人屬陰也同人亦言辯物皆取離明之象居方火居南方水居北方君子小人兩不相干也

周易象說卷十三